

# 中国古代

## 传世极品

《雪鸿泪史》盈天地

间无物也，而所以物  
物者，一情之弥纶而  
已。有情而后有儿女，有  
情而后有家国。未有  
缠绵于儿女之情，而  
忍置于家国之情者。亦  
未有贯注于家国之  
情，而轻弃其儿女之  
情者。

广来整理

上

## 雪鸿泪史

徐枕亚 / 著

XUE HONG LEI SHI



中国古代传世极品

雪鸿泪史(上)

徐枕亚 著  
广来 整理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责任编辑 曹 立

封面设计 山羽制作

## 《中国古代传世极品》

广 来 整 理

---

|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
| 出版发行 |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               |
| 地 址  |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新华东街祥泰大厦        |
| 印 刷  | 北京市大北印刷有限公司             |
| 经 销  | 新华书店                    |
| 开 本  | 850×1168 1/32           |
| 印 张  | 152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字 数  | 2800 千字                 |
| 版 次  | 2000 年 10 月第一版          |
| 印 次  | 2006 年 3 月第二次印刷         |
| 印 数  | 1—5000(套)               |
| 书 号  | ISBN7—204—04634—X/I·836 |
| 定 价  | 596 元 (全 20 册)          |

---

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我社联系。

联系电话:(0471)4971562 49711659

## 自序

《雪鸿泪史》出世后，余知阅者将分为两派：爱余者为一派，誉余者又为一派。爱余者之言曰：“此枕亚之伤心著作也。”誉余者之言曰：“此枕亚之写真影片也。”爱余者之言，余不能不感；誉余者之言，余亦不敢不承。何也？无论其为爱为誉，皆认余为有情种子也。余之果为有情种子与否，余未敢自认，而人代余认之，则余复何辞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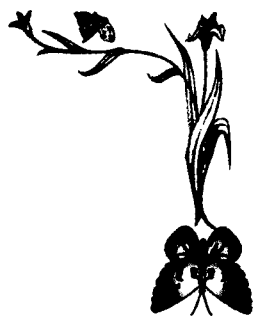
晚近小说潮流，风靡宇内，言情之书，作者伙矣。或艳或哀，各极其致，以余书参观之，果有一毫相似否？艳情不能言，而言哀情；普通之哀情不能言，而言此想入非非索寞无味之哀情。然则余岂真能言情者哉？抑余岂真肯剪绿裁红，摇笔弄墨，追随当世诸小说家后，为此旖旎风流悱恻缠绵之文字，耸动一时庸众之耳目哉？余所言之情，实为当世兴高采烈之诸小说家所吐弃而不屑道者，此可以证余心之孤，而余书之所以不愿以言情小说名也。

余著是书，意别有在，脑筋中实并未有“小说”二字，深愿阅者勿以小说眼光误余之书。使以小说视此书，则余仅为无聊可怜、随波逐流之小说家，则余能不掷笔长吁、椎心痛哭！昔有苦吟者之诗曰：“二句三年

得，一吟双泪流。知音如不赏，归卧故山秋。”余愿即借此二十字以题余书，并质阅者。

乙卯十二月二十日，东海三郎自序于沪滨之望鸿楼。

## 序 一



言情小说者，情种之写真也。天生情种固不易，而为此情种之写真更大难。而世之自命为小说家者有言曰：“小说为文人遣兴之作，非历史也，非纪传也，有其文不必有其事，凭虚构造之可也；有其事不必求其实，穿凿附会之可也。”噫！此大谬也。此小说之所以仅成其为小说也。

今之世小说多矣，言情小说尤汗牛充栋，后生小子读得几册书，识得几个字，遽东涂西抹，摇笔弄唇，诌诌然号于人曰：“吾能为情种写真也。”实则情种之所以为情种，彼固何尝梦见之！盖情种有情种之真相，情种有情种之特性，此真相，此特性，惟情种能知之，惟情种能自知之，断非彼东涂西抹、摇笔弄唇之小说家所得而凭虚构造穿凿附会者也。

余尝谓作言情小说为情种写真，欲求其于情种之真相，能惟妙惟肖，于情种之特性，能绘声绘影，无假饰，无虚伪，非以情种现身说法自道之不能。否则必其人之亦为情种，斯能设身处地，以己身作影，为他人写照也。

是说也，余尝以质余弟枕亚。今以《雪鸿泪史》与《玉梨魂》参观之，不啻为余说作一根据也。夫梦霞情



种也，世惟情种能知情种之所以为情种，能知之斯能道之，此《玉梨魂》之所以作也。亦惟情种能自知其所以为情种，能自知之斯能自道之，此《玉梨魂》后所以又有《泪史》之作也。

《泪史》与《玉梨魂》，同为言情之作，惟《玉梨魂》为枕亚之作，而《泪史》则为梦霞之自道。枕亚之作，为设身处地；而梦霞之自道，则为现身说法。然梦霞与枕亚，固同一情种，而《泪史》与《玉梨魂》虽互有出入，可互相引证，乃同一情种之写真也。然则谓枕亚为梦霞之知己也可，谓梦霞为枕亚之影子也亦无不可；谓《玉梨魂》为此情种之写真也可，谓《泪史》为彼情种之摄影也亦无不可。

枕亚自谓有《泪史》而《玉梨魂》可以尽毁；余则谓有枕亚而梦霞可以不死。世之阅过《玉梨魂》而再读《泪史》者，当勉余言。至其文词之哀感顽艳，与《玉梨魂》如出一手。而枕亚又自谓有崔灏上头之感，则余又何言？

四年十一月海虞徐天啸序于粤西浔州旅次。

## 序 二



虞山崔巍，其灵秀所钟耶？不然，何代生文人，适今后进云兴也。夫今国势陵夷，国纲不振。茫茫华域，日簸荡于愁云惨雾之中，凡百弱点，不遑论矣。即以文字之微，冥冥之中，亦日随国弱而俱微，长此滔滔以不返，其末也，吾恐不忍言矣。而虞山诸君子，颇能发扬皇厉，日以笔花墨雨，灌溉文字而光大之。文字振微之机，或能于千钧一发中，露一毫生意欤！

徐子枕亚，庸中佼佼，歇浦骚台，日见其飞腾上达。曩著《玉梨魂》，颇有蜚誉，近又以何梦霞日记付刊，风行一时，操券可待。走与梦霞，稍附姻娅，《玉梨魂》事，知之甚审。故走于《玉梨魂》一书，赏其才华绮丽，凄咽缠绵，他事则未敢知也。

嗟嗟枕亚，既兼以生花吐凤之才，似宜善用，则何事不可成？何事不可为？泣鬼神而动风雨，抗衡千载，媲美古人，正未遑多让。奈何日为小说家言，孜孜忘倦以自弃耶？

然而浪迹天涯，伤心已惯，负韩非之孤愤，怀长吉之心肝，情动于中，胡能自己不得不寄情《说郭》！日作过激之谈，以抒其牢骚郁勃之怀，是亦非可厚非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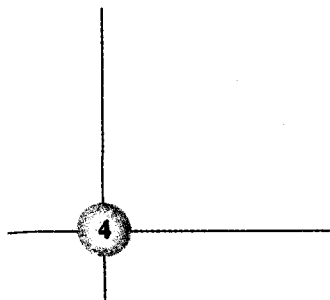






境靡苦斯文字亦靡工,《雪鸿泪史》斯杰构也。猿啼巫峡,鹃泣空山,展读一过,真不知是泪是血耳。

乙卯梁谿秦蛩秋撰。



### 序 三



徐子枕亚，古屈灵均之俦出。雅不欲以斯文著，无如生当浊世，壮志莫伸，外感既深，内情斯泄，于是以典贍高华之笔，写缠绵悱恻之文，寓救世于稗官，舒愤懑于儿女，而《雪鸿泪史》诞生矣。

顾读者第服其文情之挚，文思之奇，文言之富，文旨之纯，谓深合古者风人之旨，而得近世小说界中所未曾有，抑知此书成而徐子之文光、徐子之泪亦随之而竭耶！是故《雪鸿泪史》者，亦徐子之《离骚》也，乌得以小说目之！

嗟乎！方徐子下笔草此时，国是纵极阽危，而告朔虽虚，餼羊犹在。今则邪说暴行，萧艾充涂，茫茫夏城，将并此具文之典而犹去焉。此虽志得气扬之士对之，犹不免魂销而骨挫，矧伤时善哭之徐子耶？然则继自今徐子殆又有《远游》、《天问》之赋也夫，虽然，吾深愿徐子之不复作也。

顾柘村撰。



## 序 四

写情难，写对于不能用情之人而又不能不用之情为尤难。吾国小说，传者多矣，而言情者乃寥寥。岂吾国人皆榛榛如草木，狃狃发鹿豕，不知情之高尚可贵乎？然而《石头记》、《牡丹亭》、《花月痕》又何以称焉？则知吾国人固非不知情之高尚可贵也。知情之高尚可贵，而言情之作，传者乃寥寥，则言情之作，舍《石头记》、《牡丹亭》、《花月痕》外，更无有愜心贵当令人爱慕不忘者，又可知也。故曰：写情难也。

夫《石头记》写宝黛之情。宝黛固中表亲，一则中馈犹虚，一则深闺待字，两情既洽，苟无家庭之阻力，欲成有情眷属，易如反掌耳。

《牡丹亭》写柳杜之情，柳为落魄书生，杜为离魂倩女，皆非使君有妇、罗敷有夫者，欲谐伉俪，即亦匪难。

若《花月痕》写韦刘之情，则以坎坷名士而遇沦落佳人，同病相怜，遂相缱绻，虽非用情之正轨，然《闲情》一赋，不损渊明高节；司马青衫，伤心人别有怀抱，固亦不得谓为名教之罪人。

是三书所写之情，皆非对于不能用情之人而又不能不用之情为可比也。既非对于不能用情之人，而又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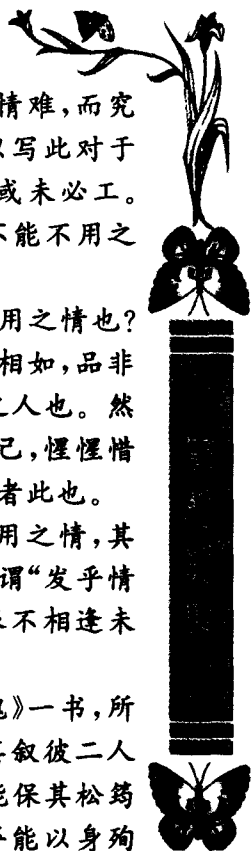
不能不用之情，则是普通之情。写普通之情难，而究非大难，故能工。使易其写普通之情者，以写此对于不能用情之人而又不能不用之情，则工者或未必工。故曰：写情难。写对于不能用情之人而又不能不用之情尤难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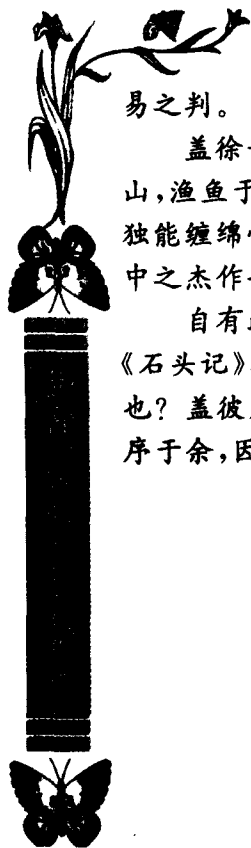
曷言乎对于不能用情之人而又不能不用之情也？彼梨影者，新寡文君也；而梦霞者，则才同相如，品非相如之比者也，其对于梨影，固不能用情之人也。然而佳人命薄，才子情多，一念怜才，半生知己，惺惺惜惺惺，当有未能忘情者矣，所谓不能不用情者此也。

写此对于不能用情之人，而又不能不用之情，其范围极狭，过则滥，不及则不能感人。记所谓“发乎情止乎礼”，及古诗所谓“还君明珠双泪垂，恨不相逢未嫁时”二语，庶几得之。

余友徐子枕亚，尝本此意以著《玉梨魂》一书，所谓梦霞、梨影者，即此书中之主要人也。其叙彼二人也，虽互相钟情，然一能持其圭璧之躬，一能保其松筠之节，虽爱而不及乱，是无过也。而其后卒能以身殉之，是无不及也。

噫！本此意以著言情小说，虽不得为言情之正轨，亦庶几能得古人之微旨矣。而徐子犹自视欷然，以为代他人写照，终不若其自抒胸臆之能得其真象，故又将何梦霞之日记，修饰而润色之，且缀以评语，如治丝而理其绪，振网而挈其纲，俾阅者知要旨之所在，名曰《雪鸿泪史》。其书之详审精密，直驾《玉梨魂》而上之，视《石头记》、《牡丹亭》、《花月痕》诸书，尤有难





易之判。

盖徐子多情人也，以多情人而言情，正如伐木于山，渔鱼于泽，取之固有不待外求。故其写难言之情，独能缠绵悱恻，酸人心脾，阅之泣数行下，诚言情小说中之杰作哉。

自有此《雪鸿泪史》出，而《玉梨魂》不足多也，而《石头记》、《牡丹亭》、《花月痕》诸书更不足多也。何也？盖彼为其易，而此为其难也。书将付锲，徐子索序于余，因弁数言于卷首。

乙卯九月韦秋梦撰。

## 序 五



盈天地间无物也，而所以物物者，一情之弥纶而已。有情而后有儿女，有情而后有家国。未有缠绵于儿女之情，而忽置于家国之情者。亦未有贯注于家国之情，而轻弃其儿女之情者。

人第见风流旖旎，两好无猜者之为艳情，而不知此横陈嚼蜡之情，情之易竭者也。人第见仁辛仁苦、百折不回者之为苦情，而不知此剥极后复之情，情之应有者也。善言情者，不虚铺于美满之情，而肆力于落寞之情；不轻许于离合之情，而崇拜于寂灭之情。愈落寞，斯其情愈奇；愈寂灭，斯其情愈挚。良以情之真趣，当于空山抔土中求之，不第于软玉温香中卜之也。

人生呱呱堕地球，使举此良缘嘉偶，悉数以偿，则娲皇无不补之天，精禽无待填之海，于此而欲用吾情，吾又呜呼用吾情。

而求牡守雌，蠢蠢动动，与禽兽奚择焉？徐子曰：是可哉！吾始有以表示之。而既有《玉梨魂》之著，吾今复有以演进之，而于是有《雪鸿泪史》之作。譬之物质，《雪鸿泪史》其元素，而《玉梨魂》特其标本也；譬之绘事，《雪鸿泪史》其真迹，而《玉梨魂》犹其临摹也。





托微波于尺素之中，以翰墨了死生之局，只此结果未遑之文字，而厥后种种之末日朕矣。善读者正无庸以灰窠求也。况准斯以推，则梦霞他日之死筠情，非梦霞之矫情，正梦霞之苦用其情也。梦霞他日之死国事，非梦霞之逃情，正梦霞之借殉其情也。

落寞云乎哉？寂灭云乎哉？嗟嗟！十年影事，依约啼痕，双冢斜阳，鞠为茂草。吾知一弹再鼓之徐子，伤心人固别有怀抱也。然而梦幻泡影，过眼空花，文士肝肠，能容得几许折皱？“钟情深处恨人多”，余不尝作是言乎？余爱徐子，余盖深望徐子之有以自忤焉。

是为序。

乙卯八月镇海倪轶池识于海上。

## 序 六



昔欧阳子谓：“非诗之能穷人，殆穷者而后工也。”斯言也，予今者以之证吾友徐子而益信矣。盖枕亚实一天壤间之最穷人也，故其作为诗文，率多哀感悱怨，男儿生不能霖雨苍生，勒石燕然，不得已以济世苦心，发救时哀音，甚至不惜效箕子披发为奴，贾生痛哭欲狂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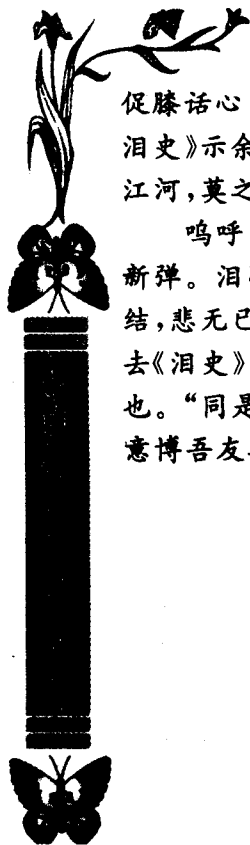
呜呼！此其人盖亦大可怜已。徐子之穷，徐知之稔矣。间尝劝之，谓君年未三十，而视茫矣，而发苍矣，是皆愁思忧郁之所致也。人生贵及时行乐耳。且君上有母，下有儿，家有书可读，圃有花可蒔，老屋聊以蔽风雨，薄田自可免饥寒。君固神仙中人不啻也，胡戚戚为？君其不宜过哀矣。余言时，徐子每为之低首默默，相对歎□如愚。

噫！徐子岂真不愚人耶？久矣吾衰也。去日苦多，愁城坐困，咄咄书空，皇皇何止。未几而可爱之春光，不我留矣；未几而憔悴之秋风，又一年矣。大好头颅，搔首成丝。无聊情绪，亦总堪怜。访旧半为鬼，一转瞬间耳。故余尝曰：人而生不能自寻其乐，等闲白了少年头，其人实天下之至愚，不独徐子然也。

乙卯之秋，七月既望，余驱车过枕亚，剪烛西窗，







促膝话心，意至快而为状至乐也。顷之，枕亚出《雪鸿泪史》示余。予诵读未半，觉泪耶墨耶血耶，沛然若决江河，莫之能遏。

呜呼！《石头》遗憾，旧事重提；《梨花》春梦，别谱新弹。泪蒂长留，血花独吐。东海三郎，是宜愁肠百结，悲无已时耳。虽然送穷乏术，迎愁有缘，彼徐子之去《泪史》中人物几希哉！余以是劝徐子，其亦可以已也。“同是天涯沦落人”，无聊之劝，姑勿计入耳与否，意博吾友之一粲，想亦故人所许我尔。

四年夏时七月慈谿冀良冯常序于海上。